

……之后

□杨涛

那天,我先是感觉胸骨疼痛,烧心,但不算强烈,想可能是神经受了伤,过几天就会好的。三天后的一个上午,正在临帖,一件纠缠了我几个月的事在脑际掠过,像闪电,但绝对比闪电要快。霎时间,头晕、手软、脚麻、心跳加快、微汗、几乎无法呼吸。半躺在沙发上三五分钟,症状仍未消失。努力站起来,在室内缓缓转了几圈……

“是心脏出了问题吗?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?”

打电话给医生朋友,那头说:“胃溃疡的可能性比较大,也可能是心脏问题。”又说,“先吃几天兰索拉唑看看。”

服了三四天药,感觉好了些。但读书时间仍不能长,手无力,写文章时脑子转得一快,便头晕、脚麻、出虚汗。人都说胃溃疡康复得慢,得慢慢调养,性急的我只好“静静地”等待。今年春天雨水勤,老家的竹笋和草头长得好,听说这两种植物味道鲜美而营养价值并不高,寻思正好可减肥,于是每餐必食。一天在南京,正伏案赶一书稿,几天前临帖时的症状再次出现。打电话给医生朋友,说:“有多种可能,赶紧来医院检查。回南通时不要疲劳驾驶,预防突发。”我说有那么可怕吗?回说这句话估计你能接受得了才说的。要是老人家,这样的玩笑开不得。

做胃镜时,那位操作的医生手脚十分麻利,嘴巴张合也快,他不停地发表“感慨”:
“你平时的情绪一定很不稳定,简直是坏透了;饮食习惯一定也很坏,不然怎么会弄成这样?啧啧!”又说,“需要做一个活检。”临出检查室时,医生拍着陪我的朋友的肩膀说:“我等会儿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“有什么话不好当着我的面说?还不是关于我的病吗?会不会是……”一个不祥的念头从我脑际飘过,像微风,但没有微风的温情。

下午传来一个好消息——心脏没问题。

妻子晚上回来,问我检查结果。我说心脏没问题,胃的情况要看活检结果,得等一周。应该也没问题。医生的感慨以及背着我要和朋友说话的事我没有告诉妻子。记得几年前有一次闹肾结石,晚上发作,疼得满床乱滚,我坚持一个人住在厂里,晚上还开车去县城“找药”。这件往事,曾让我暗暗自得过几回。

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,我在百度上搜索与胃病有关的各种知识,才知道开始

沪苏通长江大桥赋

□徐乃为

岁值庚子,时在炎暑;江海新桥告竣,通沪火车启行。天合两市,地成双翼;新一区之整合,长三角其腾飞。其时其事,当颂当赞。
一江入海,九州分野:形显东西之贯,势成南北之峙。其所始自混沌初开矣。夫盘古凿江,为畅通漕之道;女娲抟土,不筑塞流之坝。岂意长江之竟成天堑哉!风大浪高,人苦出行之阻;樯倾楫摧,物愁通达之难。而峰奇潭幽,景炫一邑之胜;波宽岸陡,势诩一域之藩。流水呜咽,如闻英雄之叹;鸣榔清远,似传渔樵之闲。一江之南,吴山秀而越水清;一水之北,丘原广而瀚海遥。惟天旋地运,八埏境域仍旧;日耀月照,一统江山依然。时空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江阔水急,难阻黎庶交往;舟划筏浮,犹系文化根脉。金甌一体,几万里水脉贯通;玉琮两连;数千载文史交融。长江哺育华夏,国人崇奉长江;此史此文,斯情斯义。长江,诚母亲河欤。

千禧初开,万象更新;改革为发展之须,交通乃基础之最。港口之连机场,人达五洲;公路其接铁路,物畅八陲。夫区区一隅,亦巍巍三桥:入海口不怕江阔,出洋处何惧途遥!苏通大桥始于前,穿云破雾;崇启大桥继于后,跨岛连渚。人迎旭日,狼山

沪苏通长江大桥赞

□彭必成

公铁长桥立大江,雄姿碧水笼烟苍。潜江墩柱如林立,连雾扇弦似锦装。基建

服药时“猛”吃的那些食物正是胃病患者应该禁忌的。有热心的朋友推荐来秘方,说服了后马上就好且不会再犯,妻子恨不得立逼着我服下。又有朋友对我开始出现的症状表示怀疑,我解释不清,只得说:“我非常人,故与常人的症状不同。所谓‘斯人也,乃有斯兆’也。”越是接近拿检查报告单的日子心里越不踏实,此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:遇到有些事,要乐观轻松地放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原先自己劝说别人的那些话,颇有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的嫌疑。进而又想:不仅仅是肉体,人的精神、思想,长期饱受侵蚀,也会发生溃疡,也需要及早发现和调治,不然会成为一个只会行走的衣架。

后来,我终于拿到了报告单。找一位年轻的医生开药,他看了一眼,轻描淡写地说:“浅表性溃疡,小毛病。服雷贝拉唑吧。一个月后来复查。”为保险起见,我连服了一个半月。这一个半月里,我谢绝了烟酒茶,也不碰海鲜及辛辣、腌制、刺激性食物,深居简出,早睡早起,生活一下子变得清爽和简单。有几次不得不出席的宴会,以看和听为主,回家后也无若有所失的感觉。乃悟贪欲旺盛之人,就像带着床铺去旅行,走得一定很累,但那是自找的。公司业务滑坡,我毫不在意,如此一放下,竟有反而一下子变得富裕起来的感覺。而后来的事实又证明我终究是个俗人,治疗期间减了的四斤体重,不久就补了回来。

在感觉自己身体已基本恢复之后,考虑到疫情警报没有完全解除,去医院做检查非常麻烦,就犹豫着不去复查了。打电话给医生朋友,说:“复查总是要复查的,不然怎么知道自己到底好了没有呢?”我打岔说时间过去了这么久,你怎么问都不问我一声?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阵鸽子进食时“咕咕咕”那样的笑声,然后说:“一只搁浅的小破船,除了游客偶尔会跟它照个相外,还有谁愿意想起它?”

通话后的当天晚上,半夜里突然疼醒,我这条“搁浅的小破船”再一次被风浪卷进了大海。生疼的部位还是胸骨处。起来喝了两次热茶,感觉稍好些。后半夜疼醒了两次。早上四时时,痛甚剧。煎了两个鸡蛋吞下,仿佛好了些。

这可如何是好?

第二天上午去医院复查,操作的医生说溃疡部位已经长好,还有两个小的充血点,今后一定要注意。正要往外拔那根细细的长管时,医生突然轻轻地叫了一声:“有异物!”

护士把取出来的异物拿到我眼前晃了几下,笑着说:“快看,这么长的鱼刺!你吃饭时一定是狼吞虎咽的吧。”

牵合虞山;车笼新月,江北融进江南。正夸出便便捷之间,今沪苏通大桥又通焉。公铁兼备,以应急缓之需;城乡两用,为适旅运之用。长虹之卧流波,风马云车;银箭其驰沃野,飞电奔雷。墩塔之高,惊鸿鹄之收翥;梁架之奇,引豚鼉之跃浪。涯岸无阻,青山联袂绿水;日夜有续,塞北驱驰岭南。夫桥增路长,日新月异:一生二而二生三,三生万物;蹊通桥而桥通路,路通八方。三桥之通,自得九衢之畅;一地之兴,可引全区之盛。长三角因不长,通则距短;新一区则弥新,合则势壮。登堡临风,赞华夏之壮美;乘车抒怀,感历史之玄奥。魏武饮恨,固败于波涛之阻;高宗临安,实失于奔流之险。然则,铁链横江:仍难阻两王之艨艟;金汤筑岸,更不敌三野之舟帆。是以天时与地利之消长,终不如人心之向背也。猗欤!环顾东西,九派今逾百桥;纵横南北,六合早成一体。一带一路,此桥则始发之地;万民万福,斯路即腾达之轨。今华夏之时代列车,自蓄势亦且增速也。

嗟夫!岁月如歌,当发天籁之音;原野若纸,应写史乘之诗。苍天亦镜,正照社会之宏伟;大地其怀,欲抱时代之辉煌。政适清明,遂富民而强国。人合际遇,当善身以济天。家国之念,自匹夫之常怀;中华之梦,当脩业所共圆。

狂魔名四海,架桥神匠镇汪洋。神州新路连天下,扬子江头万里航。



空降

陈顺源

雨台山与清代残碑

□强雯

跟着导航驱车前往涪陵雨台山的途中,出现了一点小迷路。那是一条狭窄的水泥村道,两边密林包抄,不按规则生长的竹枝横斜过天空,间或有鱼塘闪现。我越走越迷惑,这和一般的景区公路截然不同,我怀疑自己偏离方向,然而,导航地图上的小箭头指示继续向前,目的地尚未到达。

空气着实清新,绿蒙蒙的湿气混合着林木的味道,几乎可以让人醉氧。只是道路越来越坎坷,年久失修了吗?十几年前,雨台山还是当地旅行社着重推出的产品,虽然这些年已经不再出现在旅行社名单上,但是在了一本名叫《长江三峡库区胜迹》的书中,雨台山赫然在目。“雨台山位于重庆市涪陵江东办事处插旗山中段,距涪陵主城区十公里,海拔高度860米,占地337亩,是长江三峡库区尾祈雨文化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。”

这300多字成为促发我一探究竟的动机。

在弯道上继续前行了三公里,发现了一辆停泊的自驾车。
“雨台山?这就是雨台山。”车主一脸惶惑。直觉告诉我他是本地人,附近有个农家乐的房子。门前有人向我张望。

我问他景区大门口,也就是售票处在什么地方。

“前面,一会就到了。”
我踩动油门,心里有了底。说是深山老林一点都不为过,有一种无人管理的荒野感,直至看见一个停车杆。旁边有“售票处”三个字。每人20元放车通行。

停车杆升起,景区里面的路逐渐好了起来。也有石梯步道在一侧,简单的白漆木牌写着“松林SPA”,让人哑然失笑。

水泥地面半干半湿,山气在前方凝聚,让人想一头扎进去。迷雾之后,出现了一片色彩。道路两旁都是盛放的绣球,紫色金黄色嫁接出来的各种颜色,这经过人工饲养的修剪过的景观大道,虽然太过工整、秩序,但也给无尽青翠中增添了一点色彩。所有的餐厅都是空荡荡,有一个帐篷露营地,蒿草长齐人高,秋千湿漉漉的,无人荡漾。偶尔有自驾车开过身边,表示前方山高水长,但是我们决定徒步感受一下雨台山。

随意蔓延的风起雾涌,很快将人团团围住,恐惧之余是欣喜,欣喜之中又是迷团。在这样的雾涌时刻,来得快,去得快,人仿佛是被风裹挟着前行,即使一动不动也能看见林中姿色?这是一种清新透明而又迷雾团团的山林之景,不由得让人大口呼吸,仿佛呼吸这神奇的气体,自己也可以变得神奇起来。

乡村田野的景象铺陈而来,常年保持七万多平方米的地表蓄水心月湖点缀其间,山色迷人,湖水涟涟,忽转头山又见,金鸡菊成群结队开在湖边,花茎柔软,风一吹就招摇。大约走了40分钟,到了猴区。它们挂在树上,蹲在路边,伺机而动又小心部署。

猴区大概是雨台山最招人的地方。在离城市不远的这样一个林区,猴子的存在,预

示着生态的完整和天然。我们拿它们与峨眉山的猴子比较,它们都不温顺,都有些贪嘴,甚至仗势欺人,豪取抢夺,这也许是好事。作为闯入者的人类,应学会敬畏自然。

在猴区尽头,有路牌标示此处不远有祈雨坛、观音岩,这是雨台山仅有又最核心的人文价值景观。然而放眼望去,上下攀爬,山路有阻且长。有往来人拾级而上,告知观此处要花一个小时,但是清代真家伙,不妨一走。

山气迷雾好像被风吹了过来。休憩片刻,钻进松林。树与树不同,又看似相同,树林里的景致枯燥了些,如果不是想着远处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痕迹,或许就得回头。在松林里钻了半小时,看到了一块小小的草坪,有一块牌子上写着祈雨坛。

这块牌子多少表明了祈雨坛和雨台山的因緣。

巴蜀人自古有祈雨的风俗。古时,天干大旱,久晴无雨。山野乡民沐浴更衣,从雨台山的“观音岩”处叩头跪拜,头下山体中“暗藏金子”,意味着“金生水”,山顶矗立丈八神坛,坛上供奉着在此修炼得道成仙的毛法真位。道师烧香祭拜,吟诵道文,四周锣鼓震天,乡民肃穆,不日,果得大雨。这一风俗渐渐延续给后辈。作为民间故事,有些东西看不到了,有些东西证明这是真实的,比如荒芜草地中仅存柱槽,以及残碑。残碑上四面皆有字——“祈雨坛所毛法真位”。而眼见的这些柱槽,以及残碑,是清代光绪年间(即1875年)重修,解放初期“破四旧”时屡遭破坏。

这清代的遗迹证明史事不虚。
雨台山最早设坛祈雨的朝代已无可考证,但地方志上依然有迹可循。雨台山很早以前叫洪都山,东汉以后,因史传东汉时公孙述曾在雨台山屯兵,又称白帝山。唐代,传说尔朱仙曾在山中种松养生修道,又称种松山。明朝崇祯十六年农历六月初八,张献忠入川,登临山顶插旗,观察涪州军事形势,这座山被称为插旗山。涪陵一带多坡地,易干旱,故又称雨台山。祈雨古已有之,北宋王存《元丰九域志·古迹·涪州》、清道光二十五年《涪州志》均有记载。

野草萋萋,金鸡菊在艳阳下,恣意摇曳。生命从来未曾停止。这一块两百多平方米的祈雨坛想必当年也是隆重肃穆。残碑上四面皆书“祈雨坛所毛法真位”,见证雨台山远古而神秘的祈雨祈福的历史。

荒的且荒,生的再生。残碑,残槽,是一种和解还是一种抗争。后来人在阳光下,眯着眼,凭吊往昔。又或者在夜晚,跋山涉水来观涪城天象,英雄孤胆,也算浪漫。

苍松翠竹遍布山野,雨台山森林覆盖率达90%,久在其中,就不免单调,前后左右都是青翠屏障,唯有那块残碑让人忽念历史、朝代、山民的喧闹,生气。

离开祈雨坛的路依然漫长,重新穿过层层竹林、松林,天空很难看到,偶有森林空缺,知道那便是悬崖。天色向晚,猴子三三两两地立在祈雨台的路口,毛茸茸的长臂试探着向前伸,一个怀抱幼崽的母猴也跃跃欲试。我们大声唱起歌来,井水不犯河水呐。

